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玉兒小傳

玉兒，逸其姓，北方小家女。其母亦具有姿色，出入京師貴人邸中，與某貴人尤昵。妊及期，夢貴人來，手授一玉孩，潔白無瑕，置其懷，冷若冰雪，驚而寤，越日而產女也，字之曰玉兒。及長，眉目如畫，雙頰若暈朝霞，顧身矯捷同飛燕。母固繩妓，以絕技鳴北方。玉兒遂繼其業，技特工，更出母上，然非其心之所好也。性好書史，頗識字。以坊間唱本令曲師按譜教之，因是解填詞，偶作小令，音調淒婉，出自天籟。汪太史冶秋識其母，一日偶觀玉兒演諸技畢，侍立於側，舉字義詢，依依出肘下，柔曼堪憐。太史歎曰：「此秋水芙蓉，豈風塵中物哉！」囑其母善視之，早為之所。當宣廟中，京師人物輻輳，百貨充，都盧緣之技，闡集街市。時玉兒年已四五，益斌媚，遠近稱色藝雙絕者，無出玉兒右。每當綺陌春暖，廣場草平，兩竿對植，竿首各有孔，貫彩索餘丈，橫亙如虹，高出簷際，玉兒斂手而登，凌波微步，且卻且前，極婀娜欹側之態；少焉往來騰蹕，若履平地，驚鴻游龍，莫可方喻；俄而躡空顛墜，則以雙鉤勾索，擲身倒懸，復翹一足，體擺蕩如流蘇；久之，纖腰反折，捩其頸，昂首出胯下，如環無端，驀翻身，則仍一足立索上，合掌效南海童子膜拜，已乃翩然而下。旁及舞刀杖角抵諸戲，靡不精妙。竟，神色自若，低鬟袖，嫣然一嬌女子，弱不勝衣，柔如無骨，臨風綽約，如在畫圖。觀者駢肩累趾，駭目醉心，公孫之舞劍器，談娘之人壓場圓，殆無以過，由是名噪一時，公卿燕會，爭招致之。雖縛禪登場，靚妝糾酒，而雅自矜重，不屑與齷齪群婢伍。暮色者思欲一親薌澤，以重金，不顧也。因此京師諸貴人咸知玉兒貌美而性烈，技污而行貞，或敬之，或憐之，或有為之歎歎者，雖時招其登堂演藝，入座侑觴，相戒弗敢犯。

某相國第六公子涎其美，必欲得之，凡珠玉絢綺之屬可以博玉兒歡者，畀鉅萬計，顧稍稍狎近，輒面引避，入以游語，則俯其首，淚瑩瑩承睫。旁觀咸訝之，察其父母，固極鍾愛，珍之若掌珠。公子貌故寢，性尤暴戾，以玉兒之落落難合也，愈欲得之，乃使左右諷其家人，許位出諸姬上，且為置田宅，若姻姪往還不禁。父母既動於利，復怵相國勢，乘間商之女，怫然曰：「耶娘不欲兒活耶！」反覆論以利害，掉頭不答，退而哭泣終夜，目盡腫。公子知之，亦無如何，然或演技，招之即赴，未嘗梗親命。轉喉車子之歌，反腰靜婉之舞，見者輒為之魂失也。

吳門徐孝廉蓮士，汪太史高足弟子也，美丰姿，風度翩翩，素有玉界尺之譽，時以應南宮試，客京師，屢從太史後觀玉兒搬演諸戲劇，擊節歎賞；又以玉兒纖腰細趾，弱質伶伶，而顧屢蹈奇險，憐惜之心，形於顏色。玉兒於儔人廣眾中，獨目注徐孝廉，久之，亦漸稔孝廉新賦悼亡，緇衣素帶，是日為太史生辰，易吉服，玉兒前捧觴為太史壽，並生。太史命生還飲玉兒酒，玉兒亦不辭，引杯遽盡。太史戲謂玉兒曰：「子固余絳帷中女弟子也，與徐孝廉允稱雙絕，盈盈競秀，玉樹瓊枝，差堪彷彿。孝廉尚作待闕之鴛鴦，今歲春宮高捷，余當為執柯，以雲迎致，作一對璧人，何如？」玉兒紅潮上頰，不作一語，置杯竟去。此雖一時戲語，而孝廉與玉兒固已目成心許之矣。

公子微有所聞，大不懌。有為公子謀者，曰：「非行巧取豪奪之計，恐為他人先。」公子乃逕呼其父母來，盛氣謂之曰：「唉，若斯此錢樹子何為者！若女老不嫁則已；嫁則疇不知我所愛，孰敢蹈死近禁燭！若何為者！」父母不得已，乃潛謀醉以酒，俾遂公子意。當囁囁商度時，已為玉兒竊聽得之，顧佯若不知，舉止從容如平日。翌晨，公子大張筵召賓客，玉兒隨父母入府奏技。酒半，庭中累方几數，母升顛仰臥，兩足承小梯，梯高幾及梁，女弛外服，著退紅窄袖襖，猿捷緣梯上，蜿蜒升降，如蟻穿九曲珠，備極諸險，梯岌岌動欲墮，座客皆起立，舌搥神悚，目不少瞬。公子憐之，招手使下。玉兒忽踞梯大聲曰：「諸貴人幸聽兒一言：兒所以含垢蒙恥，習此賤役，為養親計耳。公子非兒耦，徒倚勢凌逼人，至生我者忍徇奸謀，欲強劫兒身。兒何生為！」言訖，淚交頤墮，自脫簪珥纏臂金，鏗然擲階石，繼於胸前出物一裹，手自啟之，曰：「此公子前後所賜，兒豈貪此瑣瑣者！今還公子，所以明兒志也！」向堂上撒之，墮公子旁，則明珠千百也。突袖出匕首，刺喉，躍空倒墜。眾號呼奔救，則已橫屍庭除。血污狼藉，面如生，目炯炯猶視，玉碎香銷，頃刻間耳。眾齊太息泣下，交口唾詈其父母，逐之出都。都人士聞玉兒死狀，莫不歎且惜。徐蓮士孝廉為賦《殞玉行》，竟不赴春闈，束裝遽返。公子嗒焉喪魄，數月不敢出門。

初，公子有妹與玉兒稔，玉兒至，必詣閨闈，倚幌剪燈，憑闌望月，時時自訴心曲，無所諱匿。嘗戒其兄曰：「玉兒豔如桃李，潔若雪霜，妹私叩其志，堅不可奪，兄顧欲風塵畜之，失奇女子矣。」弗聽。至是自屏後出，撫屍哭之慟，一病幾不起。

玉兒有女弟曰金兒，亦後起之秀也，貌雖亞於其姊，而藝相埒，鬻技於江浙間，豔幟既張，香名頗噪，所贏金錢足自給。旋值赭寇之亂，為土著所劫，囊無餘資，轉徙流離於吳鄉，不得已，仍理舊業，藉糊口。一日，適遇徐蓮士孝廉過而見之，驚為玉兒復生，詢之，得其實，乃以重金置為室，曰：「吾以續舊緣而彌夙憾也。」寵之專房。暇則課以詩詞，瑯瑯上口，頗有慧心。一夕，盜至，排闥直入，闔室驚惶，咸避匿。孝廉伏牀下。女謂孝廉曰：「勿懼，觀兒刃此輩，使無噍類！」操刀杖隱身門後，有闖入者，斲之，首立殊。盜哄於中庭，曰：「若誠健兒好身手，當至此決鬥，勿匿暗陬算人。」金兒應聲出。盜見是女子，意頗輕之，群奔金兒。金兒縱橫揮霍，突厲無前，頃之，或傷，或殞，或顛，群盜數人，無一存者。明晨報官請驗。官以其殺盜頗多，亟請金兒出見。及見，乃一旖旎風流女子也，意殊弗信。金兒笑指庭中石曰：「度此當有數百斤，兒請舉之，何如？」揜袖擲置當胸，隨起隨落，如宜僚之弄丸，觀者皆駭歎為神力，於是始知金兒之能，固不讓其姊玉兒也。

逸史氏曰：「『妾是庶人，不樂宋王！』《列女傳》載韓節婦詩也。玉兒一弱女子，托業卑且賤，使稍依違，則『見金夫不有躬』矣。乃志潔行芳，然不滓，守貞不字，矢死靡他，謂非污泥中一朵青蓮花哉！昔歐陽公撰《五代史》，以王凝妻斷臂旅舍與《馮道傳》相綴屬，明鬚眉之不巾幗若；而紉公子亦遜閨閣之能觀人於微，豈真天地靈秀之氣，獨鍾於婦人乎！至玉兒已為婦人女子中所罕見，而復有同母所生之金兒與之爭奇競美，語云：『醴泉無源，芝草無根。』余於此益信為不謬也。嗚呼！玉兒傳矣！」